

臺灣學研究

Research in Taiwan Studies 半年刊 26



國立臺灣圖書館

中華民國 109 (2020) 年 12 月

尾崎秀真經營私立臺北中學會之研究*

葉碧苓**

摘要

尾崎秀真（1874-1949），這一位日治初期就來臺灣，在臺灣待了 45 年，將人生的精華歲月奉獻給臺灣的日籍文化人，除了活躍於臺灣藝文界，還是一位私人興學的教育家。他在私立臺北中學會的成立與發展過程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

1901 年 4 月成立之臺北中學會，初期屬於私立「中高等教育」機構，主要招收初等、中等教育畢業生，施予中學校以上之教育。設立之宗旨，主要是小、公學校畢業生報考中、高等教育機構之準備教育。1912 年 4 月，借用臺北第一尋常高等小學校校舍，改為夜學形式之中等補習教育。1933 年 4 月，結束校務，併入私立成淵學校。

自 1901 年成立至 1933 年結束，32 年間培養了近二千名畢業生。畢業生中不乏在臺灣總督府、日本內地各機關擔任勅任官，甚至還有幾位擠身高等官。此外，也有一些在臺灣銀行、勸業銀行擔任課長級以上職務，替當時社會培養不少人才。

關鍵詞：尾崎秀真、臺北中學會、成淵學校、私立學校

* 感謝諸位匿名審查人提供諸多寶貴意見，特致謝忱。

**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暨亞東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兼任教授

- 壹、前言
- 貳、尾崎秀真生平簡介
- 參、臺北中學會（1901-1933）之沿革
- 肆、臺北中學會之師資
- 伍、臺北中學會之教學及其相關活動
- 陸、結論

壹、前言

二十多年前(1997)，筆者就讀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期間，在《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時報》等日治時期的新聞、雜誌與書籍，閱讀過尾崎秀真(1874-1949)發表的漢詩、文章、書法、繪畫、篆刻等作品。一位日治初期就來臺灣，在臺灣待了45年(1901-1946)，將人生的精華歲月奉獻給臺灣的日籍文化人，在臺灣藝文界究竟扮演怎樣的角色，當時筆者充滿無限的好奇。近年來，在耙梳尾崎秀真相關史料過程中，筆者意外發現，尾崎也是一位私人興學的教育家，他在私立臺北中學會的成立與發展過程中，投入頗多心血與錢財。

目前學界有關尾崎秀真的相關研究不多，單篇論文只有廖瑾瑗〈「物」的觀看：論尾崎秀真的「趣味」觀〉¹、施翠峰〈臺灣美術奠基功臣尾崎秀真〉²以及黃琪惠〈臺灣書畫收藏展與傳統文化再詮釋〉³等3篇。另外尚有2篇學位論文，白佳琳〈尾崎秀真在臺文化活動及漢詩文研究(1901-1946)〉⁴、鳳氣至純平〈日治時期在台日人的台灣歷史像〉⁵。不過，上述這些論文都未談及尾崎秀真與臺北中學會之間的關係。

¹ 廖瑾瑗，〈「物」的觀看：論尾崎秀真的「趣味」觀〉，收入《背離的視線：臺灣美術史的展望》(臺北：雄獅，2005年)，頁253-293。

² 施翠峰，〈臺灣美術奠基功臣尾崎秀真〉，《藝術家》，第376期(2006年9月)，頁493-497。

³ 黃琪惠，〈臺灣書畫收藏展與傳統文化再詮釋〉，《史物論壇》，第5期(2007年13月)，頁111-139。

⁴ 白佳琳，〈尾崎秀真在臺文化活動及漢詩文研究(1901-1946)〉(臺中：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年7月)。

⁵ 鳳氣至純平，〈日治時期在台日人的台灣歷史像〉(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4年8月)。

有關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之相關研究，學界已累積相當之成果，但大多聚焦於各級公立學校，私立學校部分的探討極少。私立臺北中學會的成立及其發展，目前學界並無相關論述。惟尹章義〈臺北成淵中學百年史與張福祿〉一文，提及該校校友王火炎在 1941 年 4 月 26 日之日記曾寫有其於成淵學校開校三十四週年紀念式中聽聞：「本校係由東門學校、臺北學習會、簡易商工學校、殖民行政學校、臺北中學會等學校合併而成。」尹章義認為王火炎的回憶「當屬可信」，因為東門學校、臺北學習會、簡易商工學校、殖民行政學校在 1939 年出版之《臺灣教育沿革志》中，頁 995 至 1002 之「私立學校一覽」皆有資料，但臺北中學會在各種資料中查無此會，因此存疑。⁶事實上，臺北中學會的資料記載在《臺灣教育沿革志》998 頁「私立學校一覽」第 35 號，上面登錄創會時間為明治 34 年（1901）4 月。⁷尹章義應是漏讀，王火炎的回憶無誤。此外，私立臺北中學會併入私立成淵學校的時間是 1933 年 3 月，尹章義此文定在 1906 年，也與事實不符。⁸由此可見，學界對私立臺北中學會的歷史發展大多不甚清楚。

1933 年 3 月，私立臺北中學會結束運作，理論上師資、學籍等公文書資料連同在校生應該都已一併移交私立成淵學校。惟私立成淵學校兩層樓之木造建築於 1945 年 5 月 31 日臺北大空襲中焚毀，大火延燒三日，校內相關資料以及併入之私立臺北中學會的資料也同時付之一炬，灰飛湮滅，僅剩保險櫃中殘留之校友名冊《前私立成淵學校校友芳名錄》。⁹因此，筆者只能盡力耙梳可搜尋到之殘存史料撰寫本文。筆者於 2019 年完成專書《全方位的文化人：尾崎秀真（1874-1949）研究》，¹⁰就尾崎在臺灣的各種文化貢獻作深入探究與論述，惟尾崎與私立臺北中學會之成立與發展，屬於教育史的範圍，並未在專書中詳細論述。因此，另撰本文探討尾崎秀真之生平，及其經營臺北中學會之成立、發展等相關事蹟，期能發潛德之幽光。

⁶ 尹章義，〈臺北成淵中學百年史與張福祿〉，《臺北文獻》，第 177 期（2011 年 9 月），頁 126-127。

⁷ 「私立學校一覽」本無編號，筆者為清楚論述自行加以編號。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志》（臺北：臺灣教育會，1939 年），頁 998。

⁸ 尹章義，〈臺北成淵中學百年史與張福祿〉，《臺北文獻》，第 177 期（2011 年 9 月），頁 126。

⁹ 李瑞明，〈成淵史略〉，收入李瑞明編，《百年樹人（1897-1997）》（臺北：臺北市成淵高級中學慶祝創校一百週年校慶籌備會，1997 年），頁 515-520。

¹⁰ 葉碧苓，《全方位的文化人：尾崎秀真（1874-1949）研究》（臺北：蕙風堂，2019 年初版，2020 年修訂再版）。

貳、尾崎秀真生平簡介

尾崎秀真，幼名秀太郎，明治 7 年（1874）11 月 21 日，出生於日本岐阜縣加茂郡西白川村字河岐百番戶（現為加茂郡白川町）。白川町位於岐阜縣東南部，其北邊是古時美濃國與飛驒國的交界，由於位在群山之間，境內海拔落差極大，主要的聚落從白川沿岸開始發展，境內有九成都是山林地。白川町西部有自北方流入的飛驒川，在町境內與自東邊流入的佐見川、白川、黑川與赤川合流，再朝西南方流出。此地與 1996 年 12 月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大野郡白川村之「合掌村」不同。

尾崎之母太田久枝相傳係第 30 代敏達天皇（538?-585）之子孫，因此尾崎及其子女之名字都承襲母家的「秀」字。¹¹其父祖相傳為清和源氏之子孫，家紋為「五三桐」。父親松太郎（1851-1926）為幕末國學者平田鐵胤（1799-1840）的門人。平田鐵胤本名碧川篤實，為平田篤胤（1776-1843）之門人暨養子。平田篤胤為日本神道教「秀真文」研究大家，尾崎遂自署「秀真」。¹²號白水，係紀念出生地「白川」。1907 年 2 月搬入讀古村莊後（今臺北市福州街婦幼醫院附近），開始使用古村、讀古村莊主人等字號。

尾崎家原為豪農，田產頗豐，明治維新後，日本「廢藩置縣」，尾崎松太郎擔任西白川村之村長。為響應明治政府「殖產興業」政策，¹³1886 年 5 月，尾崎松太郎變賣田產，投入生絲產業，成立「東加茂蠶絲組合」。¹⁴不料，經營不善，導致累世家產全部賠盡。1887 年 3 月，尾崎自尋常小學校（4 年制）畢業。因村中沒有高等小學校（4 年制），遂寄宿於美濃關町親戚塚原敬一家中。一面就讀小學校高等科；一面隨塚原學習醫術、兼習漢詩文。1891 年 3 月，小學校高等科畢業，因家產已傾，無法支付其就讀中學校的學費，尾崎只好繼續待在塚原家自學。同年 10 月 28 日，濃尾大地震，塚原家在震災中付之一炬，尾崎大難不死，留在當

¹¹ 尾崎秀真，〈尾崎秀實の生い立ち〉，《回想の尾崎秀實》（東京：勁草書房，1979 年），頁 228-229。

¹² 山田敬三，〈尾崎秀樹著《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中譯本評介〉，收入尾崎秀樹，《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臺北：人間，2004 年），頁 343。

¹³ 石塚裕道，《日本資本主義成立史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73 年），頁 111。

¹⁴ 「東加茂蠶絲組合」設立文件係尾崎秀真之女田才秀季子女史提供，2017 年 8 月 7 日筆者翻拍。

地救護醫院任代診生，救助罹難者，並儲蓄赴東京的資金。

1892年11月，尾崎在居住於東京的叔父市三郎的引介下，離開美濃上東京，先在墨田區本所的近藤醫院任藥局生，借住於叔父在神田三崎町家中。1893年，擔任《醫海時報》（週刊）編輯，因編輯事務數度訪問當時擔任內務省衛生局局長的後藤新平（1857-1929）。1894年7月，清日甲午戰爭爆發；8月，《醫海時報》停刊。兒玉源太郎（1852-1906）等人在廣島發起解雇軍夫救護會，拔擢後藤為檢疫事務官長，尾崎隨後藤一起赴任，於宇品的兵站部擔任救護事務。¹⁵

1895年4月，甲午戰爭結束後，尾崎回到東京。因醫師資格檢定考試沒有通過，遂決定棄醫從文。跟隨依田學海（1834-1909）學漢詩文、渡邊重石丸（1837-1915）研國學、高崎正風（1836-1912）學和歌。¹⁶1896年，尾崎拿出僅有的儲蓄，創辦《新少年》雜誌，與依田美狹古（1867-1958，依田學海之子）、阪井良久岐（1869-1945）、岡崎春石（1879-1957）、鹿島櫻巷（?-1920）、金子薰園（1876-1958）等人共同編輯。當時，《新少年》有一名年僅14歲的投稿者河野省三（1882-1963，1935年任國學院大學學長），在其母陪同下，欲至尾崎家當「書生」，隨尾崎研讀詩文。當時尾崎自忖僅有小學畢業的學歷，學醫之途也已中止，不敢答應。但為了鼓勵日本的後進青少年，遂與巖谷小波（1870-1933）、阪井良久岐、宮崎來城（1871-1933）、足達疇村（1868-1946）、渡邊光風（1868-1940）等組成桃太郎會，鼓勵青少年從事文學研究與創作。¹⁷1898年《新少年》雜誌經營困難，遂與另一少年雜誌《少國民》合併，但因編輯理念不同，不久尾崎就辭去編輯工作。翌年，考入《報知新聞》擔任記者。

1901年4月，尾崎秀真接受後藤新平的勸誘，遠赴臺灣擔任《臺灣日日新報》漢文部記者。臨行之際，好友岡崎春石賦題〈送尾崎白水之臺灣〉七律二首：「祖席何須別淚紛，期君翰墨去收勳；魚龍出沒滄溟水，鷗鴉飛迴紫塞雲。磊落雄懷吞六合，縱橫健筆掃千軍；此游酬得平生志，萬里天南問異聞。男兒豈可老閭閻，投跡南荒也不嫌；濕霧山河生瘴癘，駭颺日夕變涼炎。匣中寶劍霜芒動，城上胡笳客恨添；仰見親王餘烈在，

¹⁵ 尾崎秀真，〈尾崎秀實の生い立ち〉，頁228。

¹⁶ 尾崎秀樹，〈父のうしろ姿〉，收入《私の父、私の母》（東京：中央公論社，1994年），頁55。

¹⁷ 尾崎秀真，〈尾崎秀實の生い立ち〉，頁229。

廟門松栢自森嚴。」¹⁸期許尾崎不要畏懼南方臺灣的蠻荒、瘴癘疫病，好好發揮文才，建立功勳。尾崎來臺後在《臺灣日日新報》漢文部工作，1904年4月升任主筆。除了報刊日常編輯業務外，陸續編撰過「新高山紀行」、「開春詩紀」、「田園日記」、「古今書畫名蹟」、「匆匆來去錄」、「合歡山探險」、「寸心千古：水竹印社選」、「讀古村莊清談」、「古邨讀餘印存」、「指頭禪」等專欄，展現其深厚的文史見識與書畫篆刻鑑賞功力。

因為個人家庭經濟緣故，無法繼續升學，僅有小學高等科學歷的尾崎，對青少年教育非常重視。1901年4月來臺後，除了白天在《臺灣日日新報》正職工作之外，晚上亦擔任臺北中學會國語漢文部兼任教師，教授漢文、習字（書法）。1910年5月底，該會第二任會長尾島音治（次）郎（1875-1910）病逝。¹⁹由尾崎接任會長一職，至1933年3月底，該會學生併入私立成淵學校。前後三十餘年時間，自始至終，出力又出錢，貢獻良多，曾數度被公開表揚。1926年6月17日，始政記念日，獲選「社會教育功勞表彰者」。²⁰1927年10月30日，教育勅語煥發記念日，獲臺灣教育會「教育功勞者」之表彰。表彰理由為：「……明治三十四年（1901）渡臺擔任臺灣日日新報記者，……與尾島音次郎等同志共同發起創立私立臺北中學會，公務之餘致力於青年子弟之教養，後接會長職務，掌理校務，期間二十有七年，畢業生已達五百四十六名。……」²¹1940年2月11日，因對臺灣教育有功，獲邀參加在檀原神宮舉行之「皇紀二千六百年紀元祭」，尾崎盛裝出席，在檀原神宮前留影，並賦詩〈檀原神宮謹賦〉七絕七首。²²

尾崎懂得一些醫藥知識，加上本身體格壯碩，雖出生於嚴寒之村，但在臺灣一待就是45年，期間幾乎沒有生過什麼大病。1905年11月，他與總督府參事官大津麟平（1865-1939）、法院判官藤井乾助（烏犍、葦城，1865-1925）一同攀登新高山（玉山），此舉開啟臺灣「趣味登山」的一頁。事後尾崎在《臺灣日日新報》連載「新高山紀行」66回，鉅細靡遺的敘述此行的點點滴滴。²³由於尾崎和藤井都會篆刻，所以在登山

¹⁸ 岡崎春石，〈送尾崎白水之臺灣〉，《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6月6日，版1。

¹⁹ 〈尾島音次郎氏〉，《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5月29日，版2。

²⁰ 〈社會教育功勞表彰者〉，《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6月17日，版n2。

²¹ 〈けふの教育デーに 表彰さる、人々 全島から功勞者十名〉，《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10月30日，版2。

²² 〈檀原神宮 謹撮影〉，《殘夢》，第87號（1940年2月），頁1。

²³ 林政君，《從探險到休閒》（臺北縣：博揚，2006年），頁170。

裝備中特別放入刻印工具，準備登頂時在石壁上鐫字，²⁴途中也撿取適合作為印材的竹節、樹頭、石材等，有別於一般登山客。此行尾崎留下生平得意詩文之作〈登新高山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朝度八通關，夕登新高山；下界茫不見，何處是人間。」²⁵

尾崎來臺初期頗苦於居所問題。1904年4月，繼初山衣洲（1855-1919）之後，搬入總督兒玉源太郎位於城南的別墅南菜園借住。²⁶1906年4月，兒玉總督離職，10月南菜園寄贈臺灣婦人慈善會，尾崎秀真一家亦搬離，暫居臺北城內府前街。後來在兒玉的協助下，在城南古亭莊南菜園附近購地築屋。1907年2月，一家人歡喜入住，尾崎賦詩〈移家古亭村庄〉七絕二首：「蔬園繞屋隔塵寰，蝶舞花飛境自閒；辛苦移家別無意，窓前直欲望南山。四面田園一望平，菜花門外少車聲；此間最喜知音在，壁上古琴寒籟清。（移家之日，山本竟山贈金農先生〈寒籟古琴銘〉一幅，故及。）」²⁷尾崎將其家屋取名「讀古村莊」，自號「古村」、「讀古村莊主人」等。

1922年4月，臺灣第一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1855-1930）為了宣示臺灣治政進入新的階段，並宣揚日本在臺之統治史蹟，遂成立「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希望以3年時間蒐集、編纂臺灣統治25年（1895-1919）之史料，並撰成日本統治時期歷史為主的「新臺灣史」。²⁸委員會之主要成員有部長持地六三郎（1867-1923）、主查田原禎次郎（1868-1923）與委員尾崎秀真三人。²⁹3年的修史事業在田原、持地過世後人員雖有適時的補充，但因新任總督伊澤多喜男（1869-1949）配合加藤高明（1860-1926）內閣的政策，在臺灣進行行政改革，總督府編制大幅縮小，致使編纂委員會實際運作停頓了，「新臺灣史」的修史事業遂

²⁴ 白水，〈新高山紀行〉（二），《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11月22日，版3。

²⁵ 尾崎秀真，〈登新高山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臺灣山岳》，第2號（1927年9月），頁43。

²⁶ 許時嘉、朴澤好美編譯，《初山衣洲在臺日記（1898-1904）》（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6），頁524。

²⁷ 尾崎白水，〈移家古亭村庄〉，《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2月26日，版1。

²⁸ 〈時報：臺灣史料編纂會的創設〉，《臺灣時報》，第35號（1922年6月），頁3-4。

²⁹ 〈持地六三郎（府史編纂委員會部長ヲ命ス）〉，《大正11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3454冊7號文書，1922年5月18日。〈田原禎次郎（社會事業調查及府史編纂事務囑託）〉，《大正11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3454冊2號文書，1922年5月3日。〈尾崎秀真（府史編纂事務囑託）〉，《大正11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3454冊3號文書，1922年5月5日。

告中斷。為此，尾崎雖霸氣的寫下〈罷官〉（四絕句）：「老來拋職去，頓覺一身輕；繞屋幽篁色，今朝特地清。園林高臥日，始識半生非；門外人過少，幽禽自在飛。靜晝焚香坐，妻孥繞膝聽；個中饒樂事，日日在家庭。卅角出鄉關，如今兩鬢斑；宦途行已盡，何處是青山。」³⁰但不禁感嘆此「實為日本學界之恥辱」。³¹

在家賦閒將近一年後，1925 年底，尾崎出任臺灣總督府社會事業囑託，負責本島社會事業設施調查、研究及指導等相關事務。³²此即臺灣總督府博物館「佐久間財團蕃族品蒐集計畫」。1926 年 10 月，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改隸文教局，尾崎繼續受聘擔任囑託職務，直到 1929 年 4 月底。³³期間，又於 1926 年 4 月，受聘擔任臺北市史料編纂事務課囑託。

1929 年 4 月，總督府恢復「史料編纂委員會」之運作，尾崎秀真再度被聘為編纂員。此次的編纂委員會不再以「修史」為目標，改以類似《大日本史料》的編年史體裁，編纂所謂的《臺灣史料》。尾崎與豬口安喜、鹽見平之助等人負責改隸後之臺灣史料蒐集與編纂。1932 年 1 月底，該會完成《臺灣史料》稿本本編 27 冊、綱文 25 冊等。³⁴

1930 年 10 月 16 日，臺灣總督府以訓令第 84 號公布「臺灣史蹟名勝天然記念物調查會規程」。³⁵同年 12 月 2 日，成立「臺灣史蹟名勝天然記念物調查會」。尾崎被聘為該會之委員，直到 1944 年前後。³⁶並陸

³⁰ 尾崎秀真，〈罷官〉，《臺灣日日新報》，1925 年 1 月 8 日，版 n4。

³¹ 尾崎秀真：〈臺灣四千年史の研究(一)〉，《臺灣時報》，第 65 號，1925 年 3 月，頁 68。檜山幸夫：〈解說〉，《台灣史料綱文》，下卷（名古屋：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台灣史料研究會，1989 年），頁 387-394。

³² 「尾崎秀真（社會事業事務ヲ囑託ス）」（1925 年 12 月 01 日），〈大正十四年永久保存進退(判)第五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012057。

³³ 「尾崎秀真（解囑）」（1929 年 04 月 01 日），《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0221057X004。

³⁴ 井出季和太，《臺灣治績志》（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7 年），頁 780。

³⁵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編，《臺灣總督府報》，第 1083 號，訓令第 84 號，1930 年 10 月 16 日。

³⁶ 根據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網址：

http://who.ith.sinica.edu.tw/s2g.action?viewer.q_authStr=1&viewer.q_dtdIdStr=000088&viewer.q_fieldStr=allIndex&viewer.q_opStr=&viewer.q_valueStr=%E5%B0BE%E5%B4%8E%E7%A7%80%E7%9C%9F&pager.objectsPerPage=25&viewer.q_dtdId=000088&viewer.q_viewMode=ListPage&pager.whichPage=1，瀏覽日期：2018 年 10 月 5 日。

續負責清朝時期與日治時期之相關史蹟調查工作，足跡遍及全臺各地及澎湖群島。

1933年5月，「臺灣博物館協會」成立於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內，尾崎受聘擔任該會理事。該會發行之會刊《科學の臺灣》，以刊載臺灣本島動植物、地質礦物、名勝史蹟、歷史文物、考古遺跡、宗教民俗等調查研究及博物館相關事務為主要內容。³⁷尾崎亦曾在1941年發表過一篇關於南菜園被指定為史蹟的相關文章。此外，1935年11月底，尾崎秀真接受專賣局之委託，負責編纂「酒專賣史」。³⁸

除了上述各項文教事業之外，尾崎秀真還曾經經營煙草專賣事業。1906年，臺灣總督府開始實行煙草專賣事業，統籌煙草的種植與產銷。菸製品的販賣採配銷制度，初期為三級制，1914年改為二級制：賣捌人（指定經銷商）與小賣人（零售商）。專賣局就各分局處所轄之配銷區域，劃分若干個煙草賣捌區，每一「煙草賣捌區」設一個「煙草賣捌所」，由專賣局審定賣捌人的資格。1933年初，尾崎接續過世的里見四郎之遺缺，成為第五〇區煙草賣捌組合之負責人，「賣捌所」的位置就設在兒玉町四丁目之自宅讀古村莊。³⁹其「賣捌人」審核通過之理由書中提到：「尾崎秀真自明治三十四年（1901）渡臺，入《臺灣日日新報》社二十餘年，在操觚界貢獻良多。大正十一年（1922）退社後，又歷任臺灣總督府、臺北市史料編纂等工作。公餘又私費經營臺北中學會三十餘年，對社會、官界貢獻頗大。資性溫厚且廉潔，於官民間深富厚望，且有相當之資力，足以接續故第五〇區煙草匿名組合員里見四郎之缺。」足見尾崎秀真在公餘以私費經營臺北中學會三十餘年，對社會之貢獻頗大，在當時已是人所共知。

³⁷ 李國玄，〈日治時期臺灣近代博物學發展與文化資產保存運動之研究〉（桃園：中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2006年12月），頁3-26至3-28。

³⁸ 「〔尾崎秀真囑託ノ件〕」（1935-10-）〈昭和十年十月至十二月117、人事書類專賣局〉，《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112489024。

³⁹ 「昭和八年 指定期間內異動 匿名組二編入暨組織命令 昭和六年七月一日組織シタル第五〇區煙草賣捌匿名組合ハ昭和八年一月二十五日限り解散暨新二組織方指示（前組合員里見四郎死亡ニ付）黃欣 高島鈴三郎（六ノ一）第五〇區煙草賣捌匿名組合二編入暨組織方指示 尾崎秀真（六ノ二）被相續人里見四郎方昭和六年七月一日附組織シタル第五〇區煙草賣捌匿名組合ハ昭和八年一月二十五日限解散方指示 故第五〇區煙草賣捌匿名組合員里見四郎 相續人里見文義」（1933年01月24日）〈待補〉，《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103260006。

1941年10月14日，尾崎秀真次男秀實（1901-1944）因「佐爾格事件」被捕入獄。理查·佐爾格（Richard Sorge，1895-1944）為德俄混血，係蘇聯派駐日本間諜。秀實因涉嫌將日本不會進攻蘇聯的情報洩漏給佐爾格被捕，數日後佐爾格亦在東京被捕。此案審查期間，尾崎秀真變賣家產，多方奔走，亟欲為秀實脫罪。無奈，1943年9月29日一審終結，秀實與佐爾格皆被判決死刑。10月，在臺灣的尾崎秀直接獲消息，不顧戰爭膠著、海況險絕，堅決搭富士丸回日本，見秀實一面。航行途中，船隻被美軍潛水艦擊沈，所幸在海上漂流9小時後奇蹟獲救。⁴⁰11月25日，新竹遭遇大空襲。尾崎秀真擔心留在臺北妻小的安危，欲返回臺灣。秀實寫信極力勸阻，希望其父回岐阜故鄉居住，等待戰爭結束。1944年4月，日本大審院駁回此案的上訴，維持死刑判決。8月中旬，尾崎秀真掛念在臺之妻小，執意搭漁貨船回臺，五度險遭美軍潛水艦魚雷攻擊，輾轉一個半月，於10月安全抵達臺灣。根據四男秀樹（1928-1999）的回憶，其父原為身材肥滿，此次歸來卻變得枯瘦如柴，身心遭受嚴重打擊。11月7日，秀實因佐爾格事件被處死，尾崎秀真遂終日自閉於書齋中。⁴¹

尾崎在臺45年，期間除了數次短暫回日，以及1915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曾至廈門、福建視察外，⁴²其他時間都居留臺灣。若非日本戰敗，尾崎似乎已經做好「埋骨」臺灣的打算。二戰後，尾崎秀真本為留用日人之一，但其與四男秀樹皆急於返日，為次男秀實佐爾格事件翻案，遂放棄留用資格，1946年4月，率家眷「引揚」（遣返）日本。⁴³戰後日本百業蕭條，物資嚴重不足，尾崎與四男秀樹雖急於為次男秀實伸冤，但事情進展並不順利。1949年11月15日，尾崎秀真抑鬱病逝於岐阜縣老家宅邸。

⁴⁰ 尾崎秀實，《愛情は星のごとく》，收入《尾崎秀實著作集》，第4卷（東京：勁草書房，1978年），頁116-117。

⁴¹ 尾崎秀樹，〈父のうしろ姿〉，收於《私の父、私の母》，頁59-60。

⁴² 〈編輯謄錄（五月十三日）〉，《臺灣日日新報》，1915年5月14日，版6。

⁴³ 峯島正行，《荒野も歩めば徑になる ロマンの獵人・尾崎秀樹の世界》（東京：實業之日本社，2009年），頁99-100。

參、臺北中學會（1901-1933）之沿革

清領末期，臺灣已有基督教會系統設置之私立學校，南長榮、北淡水，耳熟能詳。日本統治臺灣後，從軍布教師設立之日本語學校，開啟日人設立私立學校之濫觴。1896年5月，神宮教布教師松浦綱治創設艋舺學校；同時期，另有本願寺布教師紫雲玄範於北門外至道宮創立之龍谷學校。同年9月，總督府派木下邦昌視察全島各地之私立學校，根據木下的視察復命書，1898年1月，總督府發布府令第3號「私立學校設置廢止規則」，將私立學校的設置法規化，同時規定初等教育不可設立私立學校，亦即中等教育才能設置私立學校。⁴⁴截至1939年，《臺灣教育沿革志》「私立學校一覽」所表列，歷年登記有案的私立教育機構有82所，⁴⁵數量不可謂不多。雖然有些成立時間短暫，有些規模不大，甚至互相整併，但私立教育機構始終存在的現象，實凸顯公立中等教育機構設置過少之狀態。

日治前期，臺灣公立中等教育機構極少，中學校始於1898年創立之國語學校第四附屬學校增設尋常中等科，1907年獨立設置為臺灣總督府中學校（即今建國高中前身），但僅提供日人子弟就讀。臺籍子弟公學校畢業後只能報考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該校師範部後來成為師範學校）和醫學校，其次就讀農工商漁之實業學校。這樣的學校設置數量當然不能滿足日、臺學子之需求，特別是臺籍子弟。直至1915年臺灣仕紳資產階級捐錢捐地，籌設私立臺中中學校，總督府最終強迫以改為公立始准予成立的方式，予以認可，島內的臺灣人才有就讀普通中等教育的機會。

46

⁴⁴ 「私立學校設置廢止規則府令三號」（1898年01月28日），〈明治三十一年甲種永久保存第十六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255001。

⁴⁵ 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志》（臺北：臺灣教育會，1939年），頁995-1002。

⁴⁶ 若林正丈，〈總督政治與臺灣本地地主資產階級：公立臺中中學校設立問題（1912-1915）〉，收入《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臺北：遠足文化，2020年），頁304-336。駒込武，〈「臺灣人的學校」之夢：從世界史的視角看日本的臺灣殖民統治〉（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9年），頁244-263。

一、初設時期：1901年4月至1912年3月

1901年4月成立之臺北中學會，初期屬於私立「中高等教育」機構，主要招收初等、中等教育畢業、肄業生，施予中學校以上之教育。1912年4月以後，改為夜學形式，其性質介於私立中學校與補習學校之間。該校學生大多將此校視為公立中等教育機構如中學校、國語學校等之準備學校，一旦考取公立中等學校，即放棄私立學校學籍。另外，也有一部分學生是貧苦出身，白天在公私立機構擔任工友、學徒，但有志於升學，必須半工半讀利用工作之餘完成中等教育，取得中學畢業文憑者。

1901年2月，在後藤新平的倡議、協助下，臺北中學會於臺北城內文武街二丁目十四、十五番地（今總統府對面廣場附近）成立，校址就緊鄰後藤的官邸烏松閣西側（圖2）。4月，正式開課，初任會長久保專一（1873-?）。其下設國語漢文部、數理部、普通部、英語部等。授課時間從早上六點至晚上十點，學生可依個人需要，選擇上班前、下班後，或是白天時間修讀。⁴⁷1904年，該校刊登招生廣告，聲稱歷年之學生已有數十名考入公立中學，頗見成績。⁴⁸1905年3月底，與臺北學文會合併，新設中學部，預定擴大招生數至50名，並於新起街二丁目（今西門町紅樓附近）增設英語部校舍。⁴⁹同年11月，根據府令第88號「私立學校規則」，私立學校需依據此一規則，重新提出設置之申請。1906年4月，該校完成申請認可手續，申請人是第二任會長尾島音治（次）郎。根據報載，當時臺北城附近完成申請認可手續的私立學校僅有臺北中學會與臺灣語學校兩所。⁵⁰

臺北中學會設立申請書內容如下：

- （一）目的：該會成立之目的係以國民教育修了者，或具有中學畢業以上學歷者，欲進入諸高等專門學校者之準備教育。
- （二）該會分為四部：國語漢文部、英語部、數理部及中學部。
- （三）國語漢文部、英語部、數理部又分成中等科、高等科兩個學級。中等科招收小學校畢業者，授以中學校程度之課程；高等科招收具有中學校畢業以上學力者，授以專門之課程。

⁴⁷ 〈中學會の生徒募集〉，《臺灣日日新報》，1904年4月17日，版2。

⁴⁸ 〈中學會の生徒募集〉，《臺灣日日新報》，1904年11月26日，版5。

⁴⁹ 〈臺北中學會の擴張〉，《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3月28日，版2。〈中學會の新學年生徒募集〉，《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9月22日，版5。

⁵⁰ 〈私立學校の設立願〉，《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7月1日，版2。

- (四) 中學部以普及中等教育為目的，依中學校教授細目授以相等之課程。
- (五) 學科：修身、國語、漢文、英語、獨逸（德）語、數學、歷史、地理、物理、化學、博物、測量、簿記、習字、圖畫、體操等。
- (六) 國語漢文部、英語部、數理部各專門部，修業年限為中等科、高等科共四年半。
- (七) 中學部修業年限為兩年半。
- (八) 研究科修業年限為一年。
- (九) 學年以每年自四月十五日，至翌年四月十四日。前學期自四月十五日，至九月三十日；後學期自十月一日，至四月十四日。
- (十) 授業時間自午前五時半至午後十時，依修學者之所需便宜配當。
- (十一) 試驗分臨時、學期、卒業三種。臨時試驗為平時勤怠之測驗；學期測驗合格者授與修業證書；學年測驗合格者授與卒業證書，但在學未滿一年者，不可參加卒業試驗。
- (十二) 各學部於每學期初舉行入學試驗，亦可依學歷插入適當之學級。
- (十三) 學費每月三日依時繳交，中學部第一、二學期每月 1.5 圓；第三至五學期每月 2 圓。專修科之中等科每月金 1 圓；高等科每月金 1.5 圓。若選修專修科之任一科目，每科 0.5 圓。但有特殊情況者可另外商議。
- (十四) 教科書及圖畫以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中學部及補習科用書權充之。

附圖 1、2 為該校校舍分配圖及位置圖。⁵¹

⁵¹ 「私立學校設立各認可ノ件（尾島音治郎、張迺顯、守屋善兵衛、三好重彥、藤井乾助）」（1906 年 04 月 04 日），〈明治三十九年永久保存追加第十五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 00001254001。



圖 1 臺北中學會於臺北城內文武街二丁目十四、十五番地之校舍分配圖 (1906)

資料來源：「私立學校設立各認可ノ件(尾島音治郎、張迺顯、守屋善兵衛、三好重彦、藤井乾助)」(1906年4月4日)、『明治三十九年永久保存追加第十五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 00001254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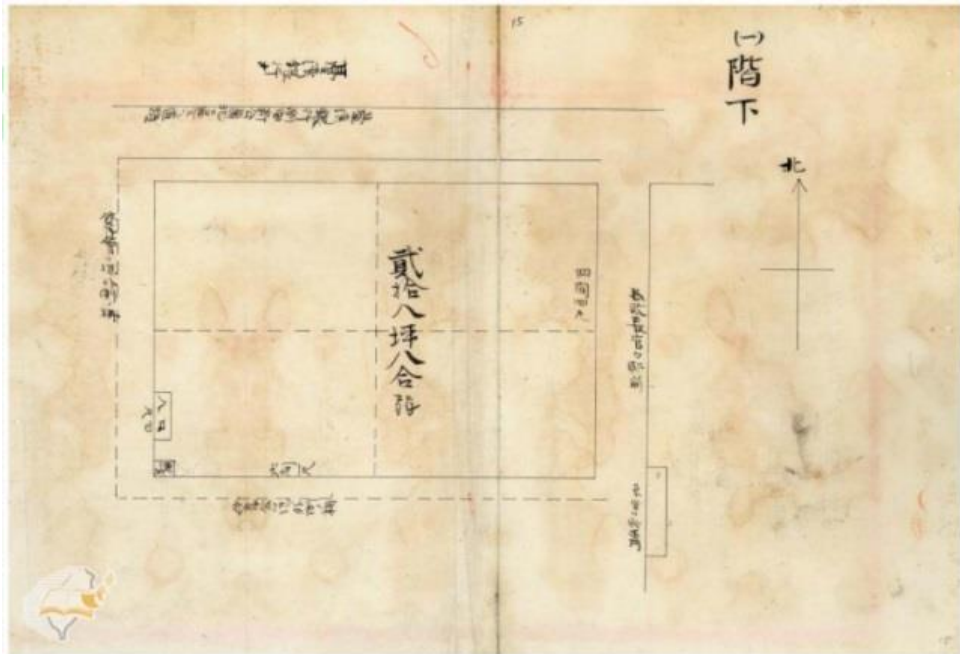


圖 2 臺北中學會於臺北城內文武街二丁目十四、十五番地之位置圖(1906年)
資料來源：「私立學校設立各認可ノ件(尾島音治郎、張迺顯、守屋善兵衛、三好重彦、藤井乾助)」(1906年4月4日)〈明治三十九年永久保存追加第十五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 00001254001。

1906年9月，增設普通文官檢定試驗之應試專修科，由會長尾島任講師，於週六、週日授課。⁵²「臺灣總督府文官普通考試」始於1899年，筆試科目有閱讀、作文、數學、漢文、法律、土語（臺人則考日語），各科筆試平均需達60分且不得有任一科低於40分始為合格，筆試合格後才有資格參加口試。⁵³當時考適應答皆需以毛筆書寫，因此臺北中學會設置初期有多位懂漢文、擅書法的師資。

1906年底，後藤新平卸任民政長官一職，臺北中學會無法再借用民政長官官邸西側旁之建物，只好另覓校舍。1907年暫時遷往南門街文武廟內（今臺北市立大學附近）。⁵⁴同年4月起，取消中學部新生入學試驗，凡是年滿12歲，具備小學校高等科二年級以上學力者皆可申請入學，但若為插班二年級以上者，仍須接受入學試驗，以便編班作業。⁵⁵1908年

⁵² 〈中學會生徒之募集〉，《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8月19日，版3。

⁵³ 蔡慧玉，〈日治時期臺灣行政官僚的形塑：日本帝國的文官考試制度、人才流動和殖民行政〉，《臺灣史研究》，14：4（2007年12月），頁108。

⁵⁴ 〈臺北中學會生徒募集〉，《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9月11日，版2。

⁵⁵ 〈臺北中學會の生徒募集〉，《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3月19日，版2。

3月，該會學生再移至臺北天后宮內上課。⁵⁶1910年5月28日，尾島音次郎病逝於府中街自宅。其後，由尾崎秀真接任會長。同年，臺北中學會實施「內臺共學」，除了日籍學生外亦開始招收本島臺籍子弟。⁵⁷比起1922年，「新臺灣教育令」頒布後，公立中學校才開始施行日臺共學，早了十餘年。臺北中學會之所以在1910年就開始招收本島臺籍子弟，筆者推估，主要原因係當時全臺中等普通教育僅有臺灣總督府中學校一所，且僅招收日人子弟，臺籍子弟能就讀的國語學校和醫學校之入學率也不高，臺籍子弟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選擇私立的臺北中學會就讀。此外，《臺灣日日新報》漢文部有多位臺籍記者，尾崎秀真與他們的交情都不錯，加上尾崎來臺後也經常與臺灣各詩社之文人往來，臺北中學會實施「內臺共學」之舉，於公於私皆有好處。根據《臺灣日日新報》報導，1912年10月臺北中學會有賴明庚、林鈞泉、呂廷結、傅煥生、劉潤江、曾楷、蕭崑峯等7名臺籍學生，另有該會出身之蕭秀球、阮朝聘、楊福、龔天降等4人赴東京遊學。⁵⁸

1911年8月，天后宮建物毀損，且該地將劃為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用地，該會暫時租借鐵道旅館後面之陸軍官舍以充校舍。⁵⁹尾崎秀真原欲透過艋舺區長黃應麟(1851-1916)交涉，移往龍山寺後殿之聖母(媽祖)廳，⁶⁰未果。10月，移往府中街(今懷寧街附近)暫借民屋。⁶¹

二、發展時期：1912年4月至1925年3月

為了徹底解決校舍問題，1911年12月底，尾崎秀真向臺北廳及總督府學務部提出申請，借用臺北第一尋常高等小學校5間教室，權充該會之教室(圖3)。⁶²1912年4月底，臺北中學會遷入西門外街臺北第一尋常高等小學校內(今臺北市萬華區福星國民小學)，⁶³此後該會全部改

⁵⁶ 〈臺北中學會の移轉〉，《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3月6日，版2。

⁵⁷ 〈學燈輝やく臺北中學會〉，《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1月16日，版8。

⁵⁸ 〈中學會本島生〉，《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10月26日，版6。

⁵⁹ 〈天后宮取毀〉，《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8月25日，版1。

⁶⁰ 〈天后移艋〉，《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9月14日，版3。

⁶¹ 〈中學會之發展〉，《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10月15日，版3。

⁶² 「臺北第一小學校教室繼續使用許可(臺北中學會長)」(1911年12月28日)，〈大正元年永久保存第二十四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934003。

⁶³ 臺北第一尋常高等小學校成立於1898年10月。成立之初稱臺北小學校，校址位於大稻埕建昌街。1901年4月，臺北第二小學校成立(今東門國小)，改名臺北第一小學校。1902年4月，遷入西門外街新校址。1903年4月，增設高等科，

為夜間上課。⁶⁴每學年之開學日從 4 月 15 日，調整至 5 月 1 日，同時新設簿記科，培養商業人才。⁶⁵有了固定使用之校舍後，1912 年 10 月公告之招募學生名額從 50 名增加為 70 名。為了鼓勵臺籍學生入學，尾崎秀真還開出減低學費、籌劃宿舍等有利條件。⁶⁶1913 年 6 月，該校學生總數已達三百餘名，⁶⁷署名「向陽山人」者在《臺灣日日新報》發表之〈頓狂詩 臺北中學會〉：「三百健兒集學堂，夜間孜孜競勉強；知是臺北中學會，講師生徒兼程行。」⁶⁸詩中內容正是改為夜學後臺北中學會師生於夜間孜孜不倦，認真向學的寫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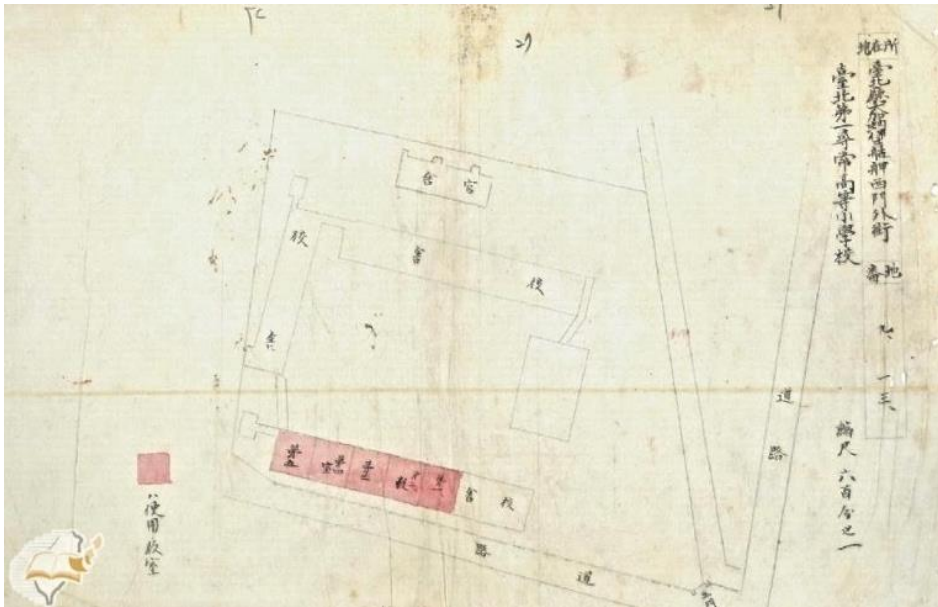


圖 3 臺北中學會借用西門外街臺北第一小學校之教室位置圖（1911 年）

資料來源：「臺北第一小學校教室繼續使用許可（臺北中學會長）」（1911 年 12 月 28 日），〈大正元年永久保存第二十四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 00001934003。

改稱臺北第一尋常高等小學校。1915 年 4 月起專收高等科學生，遂改為臺北第一高等小學校，翌年改稱臺北高等小學校。1922 年，配合市區改正，更名為臺北市末廣高等小學校。1941 年 4 月，配合「國民學校令」頒布，更名為臺北市末廣國民學校。戰後，1946 年 2 月，再改名為臺北市城中區福星國民學校。

⁶⁴ 〈中學會生徒募集〉，《臺灣日日新報》，1912 年 3 月 28 日，版 1。

⁶⁵ 〈中學會の新學期〉，《臺灣日日新報》，1912 年 4 月 11 日，版 2。

⁶⁶ 〈中學會再募學生〉，《臺灣日日新報》，1912 年 10 月 15 日，版 6。

⁶⁷ 〈臺北中學會近況〉，《臺灣日日新報》，1913 年 6 月 17 日，版 1。

⁶⁸ 向陽山人，〈頓狂詩 臺北中學會〉，《臺灣日日新報》，1913 年 9 月 14 日，版 7。

1913年11月，為使臺籍青年修養熟習，以儲備諸學校入學試驗之能力。尾崎秀真透過《臺灣日日新報》同僚謝汝銓（1871-1953），及艋舺區長吳昌才（1883-1928）、大稻埕區長黃玉階（1850-1918）等居中協調，臺北中學會決定於艋舺（龍山寺內）、大稻埕（普願寺內）設立分校。⁶⁹由尾崎與該會講師玉井小次郎（1877-？）等擔任教師，招收公學校六年級以上學力者，授課時間為每日午後三時至六時。授業科目：修身、國語（會話、作文、習字）、日本國史、地理。每位學生入學收費1圓，每月再繳學費0.5圓。此案雖經總督府核可，⁷⁰但因臺籍學生招生情況不如預期，並未落實實施。招收入學的臺籍學生仍舊同在臺北第一小學校內上課，只是與日籍學生分班授課。⁷¹

此後數年，臺北中學會入學人數逐漸增加，每年一經開放申請，很快就超過預定人數。⁷²1917年4年，尾崎再向臺北廳提出申請，借用臺北高等小學校之教室從5間，增為6間（圖4）。⁷³



⁶⁹ 〈中學會設置分校〉，《臺灣日日新報》，1913年12月13日，版5。

⁷⁰ 「私立臺北中學會分會設置願認可(私立臺北中學會長)」(1913年11月01日)，〈大正二年永久保存第四十九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2134012。

⁷¹ 〈中學會募集新生〉，《臺灣日日新報》，1914年4月03日，版6。〈中學會新入生〉，《臺灣日日新報》，1914年4月30日，版6。

⁷² 〈中學會生徒募集〉，《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4月05日，版7。

⁷³ 「臺北高等小學校舍ヲ臺北中學會ニ使用許可(臺北廳)」(1917年06月01日)，〈大正六年十五年保存第十四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6404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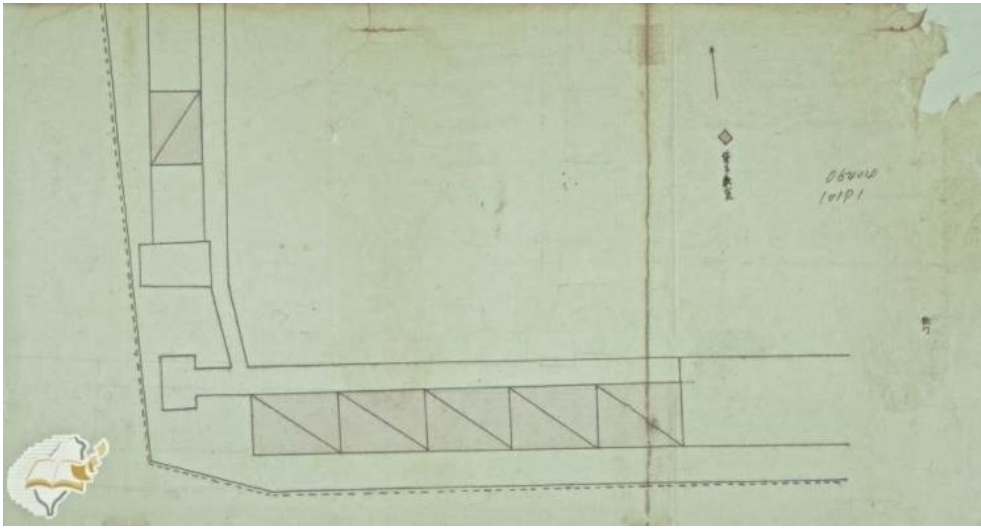


圖 4 臺北中學會借用西門外街臺北第一小學校之教室位置圖（1917 年）

資料來源：「臺北高等小學校舍ヲ臺北中學會ニ使用許可（臺北廳）」（1917 年 06 月 01 日），〈大正六年十五年保存第十四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 00006404010。

1918 年 4 月底，該年申請入學人數激增，借用之教室不能盡數收容，尾崎遂與艋舺俱樂部之管理者吳昌才交涉，⁷⁴將新生一年（二組）及舊生二年級暫時移往艋舺俱樂部上課。⁷⁵同年 10 月，該會又再設補習科，招收中學畢業程度，有意參加普通文官試驗及公立高等諸學校入學試驗者，授以英語、數理、漢文 3 科目。⁷⁶

1922 年 6 月，府令第 138 號「私立學校規則」改正。業經批認允設之各私立學校必須在校名前冠以私立二字，臺北中學會遂更名為私立臺北中學會。修業年限由兩年半改為三年。此外，府令第 138 號另新增規定，私立學校為維持資產及設備等資金之充足，必要時得設立「財團法人」。⁷⁷

⁷⁴ 艋舺俱樂部創立於 1913 年，由吳昌才發起，俱樂部建築就位於龍山寺對面艋舺公園西側，係作為當地士紳從事下棋、閱讀等交際、休閒之用。黃瓊慧，〈艋舺龍山寺空間的實踐與競逐〉（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2008 年 6 月），頁 32。

⁷⁵ 〈中學會及艋舺〉，《臺灣日日新報》，1918 年 4 月 29 日，版 4。

⁷⁶ 〈中學會生徒募集〉，《臺灣日日新報》，1918 年 10 月 02 日，版 7。

⁷⁷ 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志》，頁 993-994。〈臺北州下の私立學校數と新規則〉，《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9 月 28 日，版 2。

三、移轉時期：1925 年 4 月至 1933 年 3 月

1922 年 4 月，尾崎秀真辭去《臺灣日日新報》漢文部主任一職，轉入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任職。不料，該會在 1924 年底結束運作，尾崎個人頓失主要經濟來源，就連正在就讀東京帝國大學大學院（研究所）的次男秀實之學資，都要靠後藤新平每月支援 50 日圓。⁷⁸或許是心中抑鬱，或許是為錢煩惱，1925 年 4 月，尾崎因而罹病臥床，甚至無法出席該年度的畢業典禮。病中他亦擔心私立臺北中學會的運作受到影響，遂請林熊徵（1888-1946）等有力人士為後援，希望該校能成立「財團法人」組織，更名為私立臺北夜間中學校，以鞏固財務基礎，並圖將來之發展。⁷⁹但，此一變更案並未順利通過。筆者推估，應是沒有找到專用校地之故。尾崎雖在 1926、1927 連續兩年獲得「教育功勞者」之表彰，不過在勉強支持幾年後，1932 年底，因臺北市末廣高等小學校之校舍毀壞，需進行重建，沒有多餘教室可出借給私立臺北中學會使用，尾崎也自我揶揄其經濟狀況已如「流浪漢」一般困窘。該校遂在 1933 年 3 月底，送出最後一屆畢業生後，在校生全數併入附近之私立成淵學校，私立臺北中學會至此結束。根據《臺灣日日新報》之報導，私立臺北中學會 32 年間，總計培養畢業生約二千名。⁸⁰尾崎與最後一屆畢業生特地到苗圃（今臺北植物園）內原欽差行臺建築前拍攝畢業紀念照（圖 5、6）。⁸¹

有關私立臺北中學會究竟培養多少畢業生，因為沒有確切的學籍之資料，因此無法得知。不過《臺灣日日新報》之報導總計培養畢業生約二千名之說法，應該有相當的可信度，若再將中途考上公立中等教育機構者之肄業生人數算入，曾經就讀過私立臺北中學會的學生數可能超過五千人。

⁷⁸ 尾崎秀真，〈尾崎秀實の生い立ち〉，頁 234。

⁷⁹ 〈私立臺北中學會 生徒募集と近況〉，《臺灣日日新報》，1925 年 4 月 15 日，版 n2。〈臺北中學會募生〉，《臺灣日日新報》，1925 年 4 月 15 日，版 n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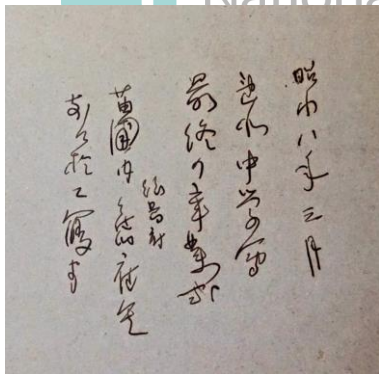
⁸⁰ 〈クチナシ〉，《臺灣日日新報》，1932 年 12 月 11 日，版 2。

⁸¹ 圖 5、6 之照片係尾崎秀真之女田才秀季子女史提供，2017 年 8 月 7 日筆者翻拍。



圖 5 臺北中學會最後一屆師生畢業紀念照，尾崎秀真係前排右三著和服、拄杖者（1933 年）

資料來源：田才秀季子女史提供，2017 年 8 月 7 日筆者翻拍。



昭和八年三月
臺北中學會
最終の卒業式
苗圃內總督府舊廳舍
前に於て寫す

圖 6 臺北中學會最後一屆師生紀念照，照片背面尾崎秀真之題字（1933 年）

資料來源：田才秀季子女史提供，2017 年 8 月 7 日筆者翻拍、釋文。

附帶一提，私立成淵學校成立於 1908 年 3 月，創立者高橋辰次郎（1868-1937）。係由 1897 年成立之東門學校（小學程度）」，與 1904 年成立之臺灣學習會（中等補習教育）合併而成。1897 年，初設時之東門學校係藉清朝修建之欽差行臺（時為臺灣總督府廳舍所在）內之樂舞堂授課。次年在南門街新建校舍，稱東門學校。1904 年成立之臺

灣學習會，校址設在臺北天后宮內。1906年，臺灣總督府撥借砲兵營部分土地（大和町二丁目二番地，今臺灣銀行武昌分行）營建新校舍。1908年3月，兩單位合併，遷往新址，改稱成淵學校，聘建築師進藤十郎（1877-？）為校長。⁸²

1933年3月底，私立臺北中學會學生併入私立成淵學校就讀。原本私立成淵學校的學生定員為480名，1934年5月底，該校學生數大增至750名，使得教室嚴重不足。恰逢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校舍改築，剩餘一部分經費，加上臺灣婦人會、臺灣銀行、臺灣電力會社亦多額補助，遂增建兩間教室、一間講堂，由9個學級，增為10個學級。⁸³該校之木造建築於1945年5月31日臺北大空襲中焚毀，大火延燒三日，校內相關資料以及併入之私立臺北中學會的資料也同時付之一炬，僅剩保險櫃中殘留之校友名冊。

戰後初期，私立成淵學校臺籍學生謝清峰、馬揚順等人希望復學，日籍校長岡崎喜囑咐他們去尋訪臺籍畢業校友求助。⁸⁴1946年2月，臺北市長游彌堅指示出借福星國民學校校舍，為求行政、經費和學制的一貫性，將校名改為臺北市立福星初級中學，夜間授課，並由福星國民學校校長兼任初級中學校長。或許是歷史的因緣巧合，私立臺北中學會1933年3月併入私立成淵學校前，正是借用福星國民學校的前身臺北市末廣高等小學校校舍。1952年，與臺北市大龍峒中級補習學校合併為臺北市立初級中學，並於雙連承德路成淵高中現址徵收校地、興建校舍。⁸⁵

戰後成淵學校交由政府接辦時，曾經請求沿用「成淵」校名未被政府接納，但是校友們並不死心。1956年10月，在省議員陳和錦和李丙心（成淵校友）的協助下，由校長歐瑞雄呈文教育局轉省教育廳，說明「成淵」一詞源於《荀子·勸學》：「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並非日式校名，回復校名一事，終於成功。⁸⁶1908年3月，

⁸² 「私立東門學校及私立臺灣學習會ヲ合併シ私立成淵學校認可ノ件（峽謙齊外一名）」（1908年03月01日），〈明治四十一年十五年保存第三十七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5099024。

⁸³ 〈成淵學校增築教室 志願者多難盡收容 校長以下獻身的努力〉，《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08月18日，版n4。

⁸⁴ 謝清峰，〈歡談「成淵沿革」與回顧〉，收入林奕民編，《從心出發：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慶祝100週年校慶紀念專刊》（臺北：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2007年），頁252。

⁸⁵ 李瑞明，〈成淵史略〉，收入李瑞明編，《百年樹人（1897-1997）》（臺北：臺北市成淵高級中學慶祝創校一百週年校慶籌備會，1997年），頁29。

⁸⁶ 歐瑞雄，〈市立初中草創期的回憶〉，收入李瑞明編，《百年樹人（1897-1997）》

成淵學校成立之時，校名係後藤新平親筆題署。2017年，該校校友會在120週年校慶時，於臺北市武昌街臺灣銀行武昌分行前之舊校址，集資設立成淵學校故址紀念牌，復刻日治時期校徽、校名、校舍圖像與簡單校史，以資紀念（圖7）。



圖7 成淵學校故址紀念牌（2017年）。

資料來源：2017年12月筆者拍攝。

肆、臺北中學會之師資

一、會長

私立臺北中學會自1901年4月創立，至1933年3月結束，併入私立成淵學校前後有3任會長，分別為久保專一、尾島音治郎與尾崎秀真。私立學校的會長與公立中學校的校長一樣，一般都是由教師升任，也會負責授課。尾崎秀真自1901年4月，該校成立之初，就在該校教授漢文、書法等課程。1910年5月底，接任第三任會長，直到1933年3月最後與私立成淵學校合併，自始至終都是該校最重要的靈魂人物。

（一）久保專一（1873-?）：生於日本佐賀縣。1896年5月，京都第三高等學校醫學部二年級中退。同年10月來臺，歷任淡水支廳事務囑

（臺北：臺北市成淵高級中學慶祝創校一百週年校慶籌備會，1997年），頁52-54。

託、芝蘭堡務署書記、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雇。⁸⁷1901年4月，創立臺北中學會。至於，久保任會長的期間到何時，目前無法確認。

(二)尾島音治(次)郎(1875-1910)：生於日本岡山縣。1896年7月，東京數學院高等數學部畢業。同年8月，擔任東京數學院及東京中學校數學理化學講師囑託。1897年10月，因病辭去講師囑託，返鄉療養。1899年2月，任丹波國鳳鳴義塾(鳳鳴中學)數理學講師。同年11月，轉任大阪東雲學校數理講師。1900年7月，於神戶市創立私立神戶學校，任校長兼講師。1901年2月，將私立神戶學校之經營交由榊原勘助負責。來臺任臺北中學會講師。1905年11月，該會提出私立學校認可申請時，尾島就是申請人。⁸⁸1910年5月28日，病逝於府中街自宅。其後，由尾崎秀真接任會長至1933年3月該會結束。

二、師資

私立臺北中學會係私立學校性質，任教該校之師資大多各有本職。工作之餘，本著獎勵後進、私人助學之熱誠，在該會兼職。⁸⁹因為沒有固定薪資，有時甚至得自掏腰包，幫助困苦失學之學生，因此師資之流動率頗高。自1901年創立，至1933年結束，期間究竟曾有多少位師資任教，無法確定，筆者僅就目前所見資料，加以介紹：

(一)近藤周治(1859-1916)，生於日本東京芝區。1881年4月，慶應義塾本科畢業。1887年2月，任栃木縣私立下野英學校校長兼講師。本職為會計檢察院屬。1899年3月，來臺任民政部主計課屬。1904年4月，任私立臺灣學習會漢文講師。1905年4月，轉任私立臺北中學會漢文講師。1913年轉任通信局工務課雇。1916年3月，病氣危篤退職。⁹⁰

(二)小山友太郎(1874-?)，生於日本神奈川縣橫濱市。1889年4月至1891年3月，於東京市進藤真琴(1831-1886)創立之攻玉社就讀。

⁸⁷ 「久保專一雇二採用」(1899年02月01日)，〈明治三十二年永久保存第一一九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31103。

⁸⁸ 「私立學校設立各認可ノ件(尾島音治郎、張迺顯、守屋善兵衛、三好重彥、藤井乾助)」(1906年04月04日)，〈明治三十九年永久保存追加第十五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254001。

⁸⁹ 〈中學會募集生徒〉，《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9月18日，版2。

⁹⁰ 「私立學校設立各認可ノ件(尾島音治郎、張迺顯、守屋善兵衛、三好重彥、藤井乾助)」(1906年04月04日)，〈明治三十九年永久保存追加第十五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254001。「雇近藤周治(危篤、賞與、昇級)」(1916年03月01日)，〈大正武年永久保存進退(判)第三卷乙〉，《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2580035。

1892年1月至1894年10月，隨英人亨利·比爾(Bill Henry)修習英語。1899年10月，渡臺。1902年7月，臺灣殖民行政學校畢業。1904年12月，任臺北學文會英語講師。1905年3月底，臺北學文會與臺北中學會合併，續任英語講師。⁹¹小山友太郎查無其他本職，似乎為臺北中學會之專任講師。

(三)淺野政直(1874-?)，生於日本山形縣。1894年8月，米澤中學校畢業。1903年，來臺任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調查課雇。1906年，轉任鐵道部倉庫課書記。1906年3月，任臺北中學會講師。⁹²根據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記載，淺野政直在鐵道部任職至1907年。

(四)武田修輔(1878-?)，生於日本山口縣。1889年4月，入東京私立英語學校就讀。翌年4月，轉入東京府立尋常中學校三年級就讀。1892年12月，退學，轉入福員英語夜學校就讀。1894年3月，入日本鐵道會社運輸課任調查係心得(臨時員工)，在職中入日本法律學校夜間部就讀。1897年3月，來臺任民政局衛生課技手。1900年6月，臺灣文官普通試驗合格。1902年6月，鐵道部經理課書記。1906年3月，任臺北中學會講師。⁹³根據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記載，武田修輔在鐵道部一直任職至1918年。

(五)日下欽次郎(1868-1913)，字峰蓮，別號九侯山人。日本仙臺人，出身水戶藩。初受業於漢學者大須賀筠軒(1841-1912)，後遊東京，入山岡鐵舟(1836-1888)之塾，學習國學、劍術等。胸懷大志，曾參與刺殺朝鮮閔妃事件。日治初期，於來臺軍隊中任軍夫。偶遇故人《臺灣新報》漢文部主任阪部春燈(1859-1898)，1898年入《臺灣日日新報》任漢文部記者。3年後，赴南清(中國南方)遊歷。1908年，再赴臺復入《臺灣日日新報》任漢文部記者，精漢籍，長詩文。工作之餘，夜間於臺北中學會任國語、漢文講師。1913年8月，因食道癌病逝。臺北中學會師生與《臺灣日日新報》同僚三百餘人，出席其葬儀。⁹⁴

⁹¹ 「私立學校設立各認可ノ件(尾島音治郎、張迺顯、守屋善兵衛、三好重彥、藤井乾助)」(1906年04月04日)〈明治三十九年永久保存追加第十五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254001。

⁹² 「私立學校設立各認可ノ件(尾島音治郎、張迺顯、守屋善兵衛、三好重彥、藤井乾助)」(1906年04月04日)〈明治三十九年永久保存追加第十五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254001。

⁹³ 「私立學校設立各認可ノ件(尾島音治郎、張迺顯、守屋善兵衛、三好重彥、藤井乾助)」(1906年04月04日)〈明治三十九年永久保存追加第十五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1254001。

⁹⁴ 〈日下峰蓮氏葬儀〉，《臺灣日日新報》，1913年8月6日，2版。〈日下峰蓮氏

(六) 玉井小次郎 (1877-?)，字楠軒，生於日本愛媛縣。其履歷書上之學歷僅記載 1892 年至 1898 年曾修讀英語、漢文、數學及國學。1899 年 5 月至 1903 年 9 月，任大藏省專賣局屬兼監視。1905 年 12 月至 1906 年 12 月，於高松市開設私塾，教授漢文、國語。1907 年 7 月至 1910 年 1 月，赴朝鮮遊學。1910 年 5 月，來臺任專賣局鹽務課秘書係雇。1912 年 5 月起，任臺北中學會講師兼舍監。1913 年 6 月辭去本職，專任臺北中學會講師兼向陽學舍舍監。⁹⁵

(七) 執行碩二 (1884-1973)，字號竹所、是竹，生於日本佐賀縣。1902 年 3 月佐賀縣立鹿島中學三年級肄業。1907 年 6 月來臺任臺灣總督府通信局雇，其後轉任總務局、內務局地方課、調查課、參事官室雇；1922 年 6 月，以神經衰弱症為由請辭。1922 年至 1944 年，擔任臺北第二中學、臺北高等商業學校、臺北高等學校、臺北家政女學校等校之習字 (書法) 囑託。⁹⁶1923 年 6 月移居兒玉町與尾崎秀真為鄰，在家中開班教授書法，亦受尾崎邀請至私立臺北中學會兼任講師。⁹⁷執行碩二書法師承同鄉書家「明治三筆」之一中林梧竹 (1827-1913)，行書作品屢次入選各大展覽會 (圖 8)⁹⁸。1946 年返回日本之後定居京都，因為思念臺灣島，改字號為島竹。⁹⁹

略歷》，《臺灣日日新報》，1913 年 8 月 6 日，版 6。

⁹⁵ 「私立臺北中學會分會設置願認可(私立臺北中學會長) (1913 年 11 月 01 日)，〈大正二年永久保存第四十九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 00002134012。

⁹⁶ 徐聖凱，〈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 6 月)，頁 208。李郁周，〈臺灣書人參加日本書道作振會展覽分析〉，收入《臺灣書法研究論集》(臺北：蕙風堂，2020 年)，頁 26-27。

⁹⁷ 〈人事 執行竹所氏〉，《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6 月 2 日，版 2。

⁹⁸ 執行竹所行書〈李白詩尋雍尊師隱居〉中堂，日本書道作振會展覽會編，《第五回日本書道作振會展覽會記念寫真帖》(東京：日本書道作振會事務所，1929 年)，頁 6。

⁹⁹ 2019 年 1 月 4 日，透過臉書私訊與其文孫執行祐爾之訪談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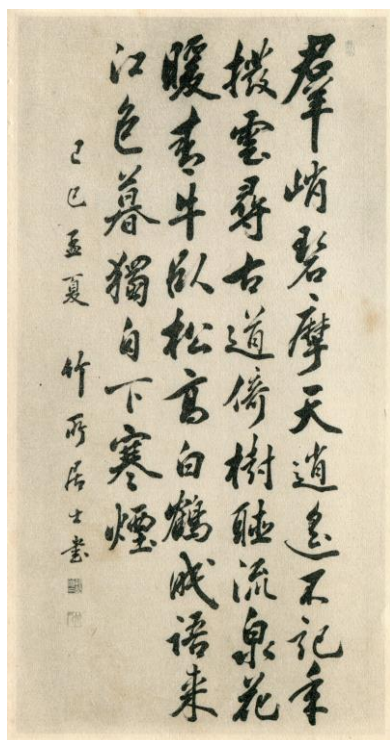


圖 8 執行竹所行書〈李白詩尋雍尊師隱居〉中堂（1929年）

資料來源：日本書道作振會展覽會編，《第五回日本書道作振會展覽會記念寫真帖》（東京：日本書道作振會事務所，1929年），頁6。

根據《臺灣日日新報》之報導，除了上述諸人外，另有講師增田（1910年前後），¹⁰⁰熊谷、越村（1919年前後），¹⁰¹福田（1920年前後），¹⁰²雄屋、松井（1925年前後）¹⁰³等數人，曾先後任教於私立臺北中學會。

¹⁰⁰ 〈中學會の淡水行〉，《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8月23日，版5。

¹⁰¹ 〈中學會修學旅行〉，《臺灣日日新報》，1919年6月17日，版11。

¹⁰² 〈中學會土俵開き〉，《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12月20日，版7。

¹⁰³ 〈臺北中學會の卒業式〉，《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4月27日，版3。

伍、臺北中學會之教學及其相關活動

私立臺北中學會設立之宗旨，主要是提供小、公學校畢業生未能升學公立中等教育機構者，另一個接受中學教育之途徑。因此，選用之教科書，以臺灣總督府與文部省編、審合格之國語學校、中學校等使用之教科書作為教學之教材。1913年前後，曾經選用下列教科圖書：

- 一、修身：澤柳政太郎《修訂 中學修身書》卷一、二。
- 二、國語：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校友會編《國語讀本》；藤岡作太郎、藤井乙男編《補訂新體國語教本》。
- 三、國史：《中學校用 歷史教科書》、峰岸米造編《日本歷史》上、下。
- 四、地理：山崎直方《普通教育 日本地理教科書》。
- 五、習字：小野鷺堂《三體手紙文》。¹⁰⁴

教科書的價格雖然不高，但有時招收之學生家境實在清苦，買不起新書，尾崎秀真也會在《臺灣日日新報》上刊載消息，為苦學生募集二手教科書。¹⁰⁵

為了解決清貧學生的住宿問題，1909年起委託西門外街（今西門町漢中街附近）城崎商店開設學生寄宿舍，收容十數名學生，僅收取少額住宿費。1913年初，城崎商店更出資數千圓，於龍匣口庄（今古亭附近）新築寄宿舍「向陽學舍」，由尾崎秀真任會長、講師玉井小次郎任舍監，每月僅收十圓以內之食宿費，可收容 25-35 名日、臺學生入住。在玉井的指導下，這些學生上午七時至十一時研究英語、數學、漢文、國語，下午自修，下午五時半至十一時之間於臺北中學會上課。日夕之起居、學習皆按表操課，效果顯著。¹⁰⁶此外，根據尾崎秀真四男秀樹的回憶，在其兒玉町讀古村莊家中，經常有臺北中學會的學生來「寄食」（免費用

¹⁰⁴ 「私立臺北中學會分會設置願認可(私立臺北中學會長)」（1913年11月01日），〈大正二年永久保存第四十九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 00002134012。

¹⁰⁵ 〈十把一束〉，《臺灣日日新報》，1916年10月21日，7版。〈十把一束〉，《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10月25日，3版。〈十把一束〉，《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5月2日，版2。

¹⁰⁶ 〈中學會本島生〉，《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10月26日，6版。〈向陽學舍設立〉，《臺灣日日新報》，1913年1月30日，版7。

餐)，他們有時甚至就在家中廊下隨意打鋪蓋「蝸居」(免費住宿)，¹⁰⁷無怪乎尾崎晚年收入不豐時，會想將私立臺北中學會脫手結束。

除了一般日常正式學科之課程外，臺北中學會亦設有諸多課外活動之研究部，讓學生在星期日稍微放鬆心情，同時培養興趣、專長。根據資料顯示，該校曾先後設立野球(棒球)部、漕運(划艇)部、相撲部以及書道、洋畫(西畫)、辯論、作文、珠算部等。

以野球部為例，臺北中學會的學生課餘頗為熱衷棒球運動，除了週日之例行練習外，偶而也會和國語學校中學部、霜月俱樂部、成淵學校、三星團、高砂俱樂部等進行友誼賽。例如，1907年3月3日，於專賣局前之廣場與國語學校中學部進行野球對抗賽，臺北中學會以兩分差距敗北。¹⁰⁸10月底，兩隊再度對壘，依然由國語學校中學部取得勝利。¹⁰⁹此後歷年皆有賽事，1913年秋，臺北中學會與高砂俱樂部於臺北新公園進行棒球比賽。¹¹⁰向陽山人曾有〈臺灣野球〉一詩描寫盛況：「中學會起野球盛，近將高砂爭輸贏；兩兩勿敗青年氣，正是臺灣唯一榮。」¹¹¹

以洋畫部為例，1912年底聘小早川守為指導老師。¹¹²小早川守係石川欽一郎(1871-1945)的學生。1913年1月5日，於臺北中學會舉行發會式兼洋畫小作品展覽會，展出作品大部分為石川門下所出。¹¹³同年10月，舉辦第一次成果展覽會，展出二十餘名學生之練習作品及石川欽一郎等人的參考作品。¹¹⁴

1920年底，臺北高等小學校相撲場地(土俵)竣工，臺北中學會立即成立相撲部，請臺灣體育協會相撲部為後援，積極推展相撲運動。¹¹⁵1922年1月，在臺灣體育協會號召下，與臺北中學校、商業學校、工業學校、商工學校等，以及鐵道團等6個官民團體進行友誼賽。¹¹⁶

每年也會例行率領學生參加體育俱樂部舉辦之競走、划艇等競技活

¹⁰⁷ 峯島正行，《荒野も歩めば徑になる ロマンの獵人・尾崎秀樹の世界》，頁15。

¹⁰⁸ 〈野球の勝敗〉，《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3月14日，版5。

¹⁰⁹ 〈十把一束〉，《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10月13日，版5。

¹¹⁰ 〈中學會野球再興〉，《臺灣日日新報》，1913年9月4日，版7。

¹¹¹ 向陽山人，〈臺灣野球〉，《臺灣日日新報》，1913年9月17日，版4。

¹¹² 〈中學會と洋畫研究〉，《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12月27日，版7。

¹¹³ 〈洋畫展覽會〉，《臺灣日日新報》，1913年1月5日，版7。

¹¹⁴ 〈中學會洋畫展覽會〉，《臺灣日日新報》，1913年10月6日，版5。

¹¹⁵ 〈中學會土俵開〉，《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12月19日，版7。

¹¹⁶ 〈臺灣に發達した 紳士と學生相撲〉，《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1月9日，版5。

動。¹¹⁷例如 1910 年 9 月，臺北中學會及校友組成「三星團」，與「臺銀」、「臺北團（臺北廳員工）」、中學校等隊，於淡水河進行漕艇大會，獲勝隊伍再與南部漕艇界選手進行南北對抗賽，賽況激烈。¹¹⁸此外，1913 年 11 月也曾於圓山公園舉辦運動會。¹¹⁹

該校講師也會利用假日帶領學生至臺北近郊校外教學，諸如新店、屈尺、草山（陽明山）、碧山巖、白石湖山、圓山等地遠足或修學旅行。¹²⁰例如 1911 年 4 月，前往水返腳（汐止）支廳管內石碇堡，探討基隆河水源。¹²¹同年 6 月，從艋舺及大稻埕搭蒸汽船至淡水海水浴場海泳。¹²²

除此之外，若有特別機緣也會加開臨時演講會。例如 1916 年 2 月，尾崎秀真好友兒童文學家巖谷小波（1870-1933）來臺，尾崎就利用機會，請好友至該校講堂辦演講會，讓該校學生有親炙文學名家的機會。¹²³同年 10 月，還把成淵學校學生一起聚集，邀請醫學博士高木友枝（1858-1944）、木村匡（1860-1940）演講南洋土產觀、地理談等。¹²⁴

臺北中學會雖以中、高等教育之應試準備教育為其辦學主旨，但亦有為數不少的清貧學生在該校半工半讀直到畢業，取得中學學歷。因此，每年仍會舉辦畢業典禮，由會長頒發畢業證書。為了獎勵成績優良者，尾崎也會向官吏們募集獎品頒贈給畢業生。例如，1913 年 11 月有 17 名畢業生，其中 4 名優等生獲得民政長官內田嘉吉（1866-1933）之獎賞。艋舺人謝本成績最佳，榮獲畢業首席賞。¹²⁵1914 年 11 月有畢業生 16 名，成績最優者有民政長官內田嘉吉（1866-1933）寄贈書籍《一代の修養》為賞品，平均分數 90 分以上者賞與專賣局給仕（工友）有馬靜吾提供之賞品，臺籍生成績最優者劉潤江亦賞與辭書一冊。¹²⁶此外，也會慎重其事在校園內拍攝畢業紀念照（圖 9）。¹²⁷

¹¹⁷ 〈體育俱樂部大會〉，《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5 月 10 日，版 5。〈紀競漕會〉，《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11 月 24 日，版 3。

¹¹⁸ 〈第四回競漕會補遺〉，《臺灣日日新報》，1910 年 9 月 22 日，版 5。

¹¹⁹ 〈臺北中學會運動會〉，《臺灣日日新報》，1913 年 11 月 29 日，版 7。

¹²⁰ 〈中學會生徒の遠足〉，《臺灣日日新報》，1910 年 3 月 20 日，版 2。

¹²¹ 〈休學旅行〉，《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 4 月 3 日，版 3。

¹²² 〈臺北中學會生徒の淡水行〉，《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 6 月 17 日，版 7。

¹²³ 〈巖谷氏歡迎筵 近來稀有の機會〉，《臺灣日日新報》，1916 年 2 月 29 日，版 7。

¹²⁴ 〈久方振のお伽會〉，《臺灣日日新報》，1916 年 10 月 7 日，版 7。

¹²⁵ 〈中學會畢業式〉，《臺灣日日新報》，1913 年 11 月 4 日，版。

¹²⁶ 〈中學會卒業式〉，《臺灣日日新報》，1914 年 11 月 4 日，版 n3。

¹²⁷ 〈臺北中學會の卒業式〉，《臺灣日日新報》，1925 年 4 月 27 日，版 3。圖 9 之照片係尾崎秀真之女田才秀季子女史提供，2017 年 8 月 7 日筆者翻拍。

1928年8月，該會畢業生有感於畢業生之間缺乏親睦之情，遂發起組織「同窓會」。9月2日，第一回同窓會於末廣高等小學校講堂隆重召開，以餐點茶飲招待該會歷年任教之講師，由尾崎秀真致詞，會員演奏尺八（洞簫）、琵琶等餘興節目，並留影紀念。¹²⁸



圖9 臺北中學會師生畢業紀念照，尾崎秀真係前排右四者（1932年）
資料來源：田才秀季子女史提供，2017年8月7日筆者翻拍。

陸、結論

日治時期日人成立之私立學校大致有兩類：一類為布教團體設立之，如曹洞宗國語學校、臺灣佛教中學林（1935年改稱私立臺北中學，即今泰北中學前身）¹²⁹；一類為實施中等教育或實業教育，如本文介紹之私立臺北中學會、成淵學校以及簡易商工學校（1930年更名為開南商工學校）等。雖為私立學校，但畢業生取得之中學學歷是正式被認可的，

¹²⁸ 〈中學會同窓會 第一回を開く〉，《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9月4日，版n2。

¹²⁹ 私立臺北中學，即今之臺北市私立泰北高中，1916年由佛教有識之士創立「私立臺灣佛教中學林」，1917年4月正式招生，專收臺籍學生，首任校長大石堅童，教師多由僧侶兼任。1922年更名為「私立曹洞宗臺灣中學林」，1935年改為「私立臺北中學」，是由佛教學林蛻變為普通中學之始。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志》（臺北：臺灣教育會，1939年），頁1000。〈泰北高中·校史沿革〉，網址：<http://www.tpsh.tp.edu.tw/history.htm>，瀏覽日期2020年10月11日。

若有機會也可以繼續升學專科學校等高等教育機構。

根據林茂生的觀察，私立學校的設備大體上比較簡陋，因為缺乏政府經濟支持。然而，它們在文化上的貢獻是值得陳述的，因為它們對提高社會人士程度並促進教育發展有功。林茂生認為，1915年臺中中學校正式成立之後，臺人終於可以就讀公立中學校，但是私立學校在1916-1917年之間，不減反增，其原因為：「許多臺灣本地人及日本人都渴望更多的中等教育，既然政府不能設立足夠的學校，幾所實施中等教育的私立學校便被組織起來。」¹³⁰根據筆者翻閱《臺灣教育沿革志》之「私立學校一覽」，1916-1917年前後設立之私立學校有1917年臺南實業補習夜學校、臺灣商工學校、靜修女學校、臺灣佛教中學校、鎮南學校，1918年打狗簡易實業學校、臺南學堂、臺灣商業學院，¹³¹與林茂生的論述相符。公立中學校招生人數少，入學率低，特別是臺籍生的入學率又比日籍生更低，這是私立臺北中學會這類私立學校在日治時期得以存在的主因。

過去學界對日治時期私立學校設置狀況的研究較少，甚至有將私立臺北中學會與佛教團體成立之私立臺北中學混為一談者，誤以為尾崎秀真曾經擔任私立臺北中學之校長。¹³²殊不知，尾崎秀真與其父松太郎皆為虔誠的神道教徒，尾崎甚至不許其續弦妻吉田きみ（1896-1968）在家中供佛。

尾崎秀真因為家道中落的關係，僅有小學校高等科學歷，沒有受中等以上教育，是他一生的遺憾。因此，自其在東京期間即對青少年教育投注頗多心血，1901年4月來臺後持續在私立臺北中學會經營貢獻三十餘年，直到1933年結束學校經營，日治時期數度被褒揚「教育功勞者」，可謂實至名歸。私立臺北中學會不像私立成淵學校擁有公、私各界的經濟奧援，也始終沒有擁有屬於自己的校地、構築專用校舍，這是該校無法永續經營的主因。

私立臺北中學會自1901年成立至1933年結束，32年間培養了近二千名畢業生，這還不包括中途考上公立中等教育機構者。畢業生中不乏在臺灣總督府、日本內地各機關擔任勅任官，甚至還有幾位擠身高等官。

¹³⁰ 林茂生著、林詠梅譯，《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學校教育》（臺北：新自然主義，2000年），頁138-139。

¹³¹ 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志》（臺北：臺灣教育會，1939年），頁1000-1001。

¹³² 鍾淑敏〈《臺灣日日新報》漢文部主任尾崎秀真〉，《臺灣學通訊》，第85期（2015年1月），頁8-9。

此外，也有一些在臺灣銀行、勸業銀行擔任課長級以上職務，¹³³可謂替當時社會培養不少人才。

徵引文獻

一、專書

- 井出季和太，《臺灣治績志》，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7年。
- 日本書道作振會事務所編，《第五回日本書道作振會展覽會記念寫真帖》，東京：日本書道作振會事務所，1929年。
- 石塚裕道，《日本資本主義成立史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73年。
- 尾崎秀實，《愛情は星のごとく》，收入《尾崎秀實著作集》，第4卷，東京：勁草書房，1978年。
- 李瑞明編，《百年樹人（1897-1997）》，臺北：臺北市成淵高級中學慶祝創校一百週年校慶籌備會，1997年。
- 林玫君，《從探險到休閒》，臺北縣：博揚，2006年。
- 林茂生著、林詠梅譯，《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學校教育》，臺北：新自然主義，2000年。
- 林奕民編，《從心出發：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慶祝100週年校慶紀念專刊》，臺北：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2007年。
- 峯島正行，《荒野も歩めば徑になる ロマンの獵人・尾崎秀樹の世界》，東京：實業之日本社，2009年。
- 許時嘉、朴澤好美編譯，《初山衣洲在臺日記（1898-1904）》，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6年。
- 葉碧苓，《全方位的文化人：尾崎秀真（1874-1949）研究》，臺北：蕙風堂，2019年初版，2020年修訂再版。
- 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志》，臺北：臺灣教育會，1939年。
- 駒込武，《「臺灣人的學校」之夢：從世界史的視角看日本的臺灣殖民統治》，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9年。

¹³³ 〈クチナシ〉，《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12月11日，版2。

二、期刊論文

- 山田敬三，〈尾崎秀樹著《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中譯本評介〉，收入尾崎秀樹，《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臺北：人間，2004年。
- 尹章義，〈臺北成淵中學百年史與張福祿〉，《臺北文獻》，第177期，2011年9月。
- 李郁周，〈臺灣書人參加日本書道作振會展覽分析〉，收入《臺灣書法研究論集》，臺北：蕙風堂，2020年。
- 尾崎秀真：〈臺灣四千年史の研究(一)〉，《臺灣時報》，第65號，1925年3月。
- 尾崎秀真，〈尾崎秀實の生い立ち〉，《回想の尾崎秀實》，東京：勁草書房，1979年。
- 尾崎秀樹，〈父のうしろ姿〉，收入《私の父、私の母》，東京：中央公論社，1994年。
- 若林正文，〈總督政治與臺灣本地地主資產階級：公立臺中中學校設立問題(1912-1915)〉，收入《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臺北：遠足文化，2020年。
- 廖瑾瑗，〈「物」的觀看：論尾崎秀真的「趣味」觀〉，收入《背離的視線：臺灣美術史的展望》，臺北：雄獅，2005年。
- 蔡慧玉，〈日治時期臺灣行政官僚的形塑：日本帝國的文官考試制度、人才流動和殖民行政〉，《臺灣史研究》，14：4，2007年12月。
- 檜山幸夫：〈解說〉，《台灣史料綱文》，下卷，名古屋：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台灣史料研究會，1989年。
- 施翠峰，〈臺灣美術奠基功臣尾崎秀真〉，《藝術家》，第376期，2006年9月。
- 黃琪惠，〈臺灣書畫收藏展與傳統文化再詮釋〉，《史物論壇》，第5期，2007年13月。
- 鍾淑敏〈《臺灣日日新報》漢文部主任尾崎秀真〉，《臺灣學通訊》，第85期，2015年1月。

三、學位論文

- 白佳琳，〈尾崎秀真在臺文化活動及漢詩文研究(1901-1946)〉，臺中：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年7月。
- 徐聖凱，〈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6月。

黃瓊慧，〈艋舺龍山寺空間的實踐與競逐〉，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2008年7月。

鳳氣至純平，〈日治時期在台日人的台灣歷史像〉，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4年8月。

四、報紙、期刊

《殘夢》，臺北：殘夢發行所。

《臺灣山岳》，臺北：臺灣山岳會。

《臺灣日日新報》，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臺灣時報》，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

五、檔案資料庫

《臺灣總督府報》，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檔案》，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臺灣總督府檔案》，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尾崎秀真之女田才秀季子女史提供照片，2017年8月7日筆者翻拍。

A Study of the Taipei Private Middle School Management by Ozaki Hotsuma

Pi-ling Yeh*

Abstract

Ozaki Hotsuma (1874-1949) was a Japanese cultural worker who came to Taiwan during early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spent 45 years here, and dedicated his best years to Taiwan. In addition to being quite active in Taiwan's art and culture circle, he was also an educator who established private school. He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aipei Private Middle School.

The Taipei Private Middle School, established in April 1901, was originally a private "secondary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 which mainly accepted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graduates and provided high school education. The object of its establishment was to provide education to primary school and public school graduates, preparing them for the application and examination of the secondary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April 1912, it borrowed the school houses of the Taipei First Higher Elementary School and solely provided secondary supplementary education at night. In April 1933, it was closed down and merged into the Private Chengyuan School.

For a span of 32 years between its establishment in 1901 and its closure in 1933, it cultivated nearly two thousand graduates. Many of its graduates worked as the imperial appointees in the Taiwan Sotokufu as well as various authorities in inland Japan, and a few of them even became senior officials. In addition, some of its graduates served as section managers or higher positions in the Bank of Taiwan and Nippon Kangyo Bank, raising lots of talents for the society at that time.

Keywords: Ozaki Hotsuma, Taipei Middle School, Chengyuan School, private school.

* Adjunct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and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Orient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